

剑气纵横三万里

〔台湾〕墨余生 著



〔台湾〕墨 余 生 著

剑气纵横三万里

安徽文艺出版

九

方田二女敢情杀红了眼，顿觉右腕一麻，都以为被对方所制，不约而同各发一掌，“嘭”一声响处，二女的掌力同时发在白刚身上。

白刚被打得痛了起来，也急叫道：“我是白刚！怎么打起我来？”

二女蓦地惊觉，定睛一看，不禁粉颊飞红。

白刚松手下来，说一声：“咱们都是自己人，请勿误会！”

田红扫视各人一眼，又看回白刚脸上，樱唇掀动一下，却是欲言又止，忽然重重一跺脚，反身疾奔而去。

白刚怔了一怔，正要起步急追，忽听方慧冷哼一声，只好停步止问道：“慧姐姐！你怎么和她打了起来？她也是……”

一言未毕，方慧狠狠啐了一口，立即腾身飞走。

白刚微微一怔，也起步疾追。

这时方慧似是愤恨已极，竭尽全力施展轻功，然而，白刚比她更快，由得她身形跑成一道红线，仍被白刚拦住在前头，白刚几次拦截，俱被她白眼相加，回头逃避，不禁停步叹息道：“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她们两人都是这般气鼓鼓地

对我，连话都不肯对我说半句！……”

他正在自怨自艾，忽听身后有人冷笑道：“脑袋搬家的时候，便知做错什么了呀！”

白刚闻声惊觉，回头一看，见方慧面罩寒霜，站在身后发话，不禁惊喜道：“姐姐这话怎说？”

方慧见他仍然称自己为“姐姐”，忆起上饶城外的事，芳心不免一甜，但这时怒气未消，仍哼一声道：“你简直是个大傻瓜，我先问问你，你说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你可知道她是什么人？”

白刚迟疑半晌，答道：“我虽不知道她是什么人，但她和她的哥哥都曾救我急难，看起来应该是正人君子才对。”

方慧扳起脸孔道：“你说天龙帮是不是一个正大的帮派？”

“天龙帮无法无天，那能算是正派？”

方慧脸色略宽，说一声：“可又来了！”接着又道：“你那白衣姑娘就是天龙帮的人，你说她是好是坏？”

这一问，委实出了白刚意料之外，怔了半晌才道：“你怎知她是天龙帮的人？”

方慧见他还是不相信，带着几分不悦道：“我和她拚斗的时候，旁立有四条大汉，是不是天龙帮的属下？”

“那是天龙帮的四位香主，但又与田姑娘何关？”

方慧恨道：“他们同属一帮，怎说无关？”

白刚被她逼得急了，暗忖纵然田氏兄妹是天龙帮的人，又有什么要紧，以他兄妹那样光明磊落的行为，纵使他侧身在天龙帮里面，还不是两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么？

俗语说：“妓女从良胜过贞姬失节。”多少自命为名门

正派的人，心里所想，手里所做，又有多少能够面对天日？

他想到以前曾对九尾狐胡艳娘误会很深，但那胡艳娘也有她光明磊落的一面，难道人与人之间，就因一丑而掩百美？但他这时心里想驳，却又恐怕方慧生气，只好拱手作揖道：

“这里面到底是何种原因，小弟实在搞不清楚，还请姐姐说个明白！”

方慧见他急得打躬作揖，不由得“噗”一声笑道：“你先坐下来，让我从头告诉你！”

原来她与白刚在上饶分手，独回金陵向白眉姥姥报知葛云裳被梅峰雪姥劫去的凶讯，待白眉姥姥离家之后，她又想起白刚独闯龟山，确是危险万分，乃将家里收拾一番，交付妥人看管，便乘雕赶程。

这一天，方慧到达汉阳为了便于打探天龙帮总舵内情，乃步行走上龟山，那知才上半山，即遇那四位香主挡路，便打将起来。

以方慧这份武艺，打发那四位香主本属绰绰有余，但那四香主以阵法应付，此进彼退，却也缠斗多时。

在这紧要关头，田红忽然来到，方慧不知那人是敌是友，只好略退一步，那四位香主也停手不斗。

田红只向方慧投了一眼，即向四条大汉问道：“方才是不是有一白衣少年和一位紫袍老道上山？”

为首那大汉垂手侍立道：“一个时辰之前，确有那样装束的人上山。”

田红怒喝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挡回去？”

为首那人道：“咱们正要对方截下，蓝波臣忽持黄龙小旌奔来，说是护法有令要他迎接贵宾，只得任他把人带

去！”

方慧听得对方问答，已知田红也是天龙帮的人，并想拦截白刚和紫髯老道，当下冷哼一声道：“你这贱婢原来也是贼帮一路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能耐？”语声一落，步步欺身进迫。

田红似是有急事，回顾四条大汉，喝一声：“把这人挡回去！”并即纵步起身。

那知方慧攻势已发，一掌已疾劈田红脑后，由那时候起，直打得钗髻散乱，险象迭生。

方慧一口气说完这场经过，接着又狠狠道：“人家早想将你置于死地，可笑你还把她当作自己人，敢情真要睡在棺材里，才肯相信？”

这一番话，确使白刚百思莫解，要说田红存心害死自己，为何她和田青都曾经舍命相救？而且田青又曾送还白梅果，使自己获得奇缘，练成奇功？他兄妹两人既是天龙帮的人，为何又要和天龙帮为敌？如果说他不是天龙帮的人，则田青曾以该帮暗语，和何通进入黑蟒堂的禁地，方慧这时说得有声有色，也不该是假话，又应该如何解说？

白刚思忖多时，灵机忽动，猜想田红可能是恐怕自己上山遇险，才叱令帮徒拦截，但这推论若果是实，则田红是天龙帮人决不会假，此中纷岐错杂，一时也想不透它的因由，又不便和盘托出。

他正觉左右为难，忽听田红骂道：“贱婢！你莫要含血喷人！”

白刚循声望去，只见田红站在两丈开外，一座石崖上面怒目相向，急一跃而起，待去向她解释。

那知方慧已抢先一步，上前叱道：“你才是贱婢！难道说的冤枉了你？”

田红怔了一怔，忽然拔出三尺长剑，吃一声：“少废话！就在剑下分个高低！”

方慧方才被田红剑挑衣破，记忆犹新，而且在心上人面前，更是不肯示弱，她一对鸳鸯小锤被梅峰雪姥夺去，这时“唰”一声响，良剑出鞘，冷笑道：“我红卫卫纵横边荒万余里，见过多少三山五岳的人物，几时怕上你这贱婢既要害人，又不敢认账……”

田红早听她在情郎面前进谗，已是极端忿恨，这时娇叱一声，人随剑到，一招“上马挥戈”向方慧心坎扎到。

蓦地，白影一飘，田红只觉手腕一紧，一柄长剑已被白刚夺去。不禁悲从中来，又哭又恨道：“好！你竟听信那贱婢的话，帮着她来欺侮我，算我瞎了眼，认识你这无情无义的短命……”

白刚急道：“田妹妹！你别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田红跺脚回身就跑。

方慧一纵身躯，截阻去路，冷笑道：“怎么说话又不算数？你无剑在手，我就和你在拳脚上分个高低也行！”话声一落，宝剑同时归鞘。

田红正是怨恨交集，无处发泄，一见情敌挡路，立即一个箭步，欺近方慧，疾伸二指，勾向对方双睛。

方慧早就防她突然发难，闪让过面门一抓，一招“孤鹤冲寒”飞起一腿，踢向田红小腹。

二女艺业功力俱在伯仲之间，方才厮打多时，无分轩轻，方慧一脚虽然迅如闪电，要想踢中对方也是不易，无奈田红

急忿攻心，身手不如平时灵巧，一招落空，即觉风临小腹，更是气极身缓，只好拧转肥臀，打算以肉厚的部位挡这一腿。

方慧见对方使用避重就轻的方法，几乎要笑出声来，那知白影一闪，“啪”地一声，这一脚却踢在白刚的掌上，因为使力过猛，被白刚的掌劲反撞回来，脚背酸麻不堪，竟是立脚不稳，跌坐地上。

白刚不知自己真力太猛，因他志在救人，不料忽把对方震翻，生怕引起麻烦，赶紧上前相扶。

但方慧满以为说明经过之后，白刚总该倾向自己，不料他还是卫护敌方，将自己击倒，这一恨岂同小可？见白刚还要上来扶挽，立即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滚开！谁和你拉拉扯扯？……”一面跃起身来，续道：“你这不识好歹，向着她好了，看你以后……”

她说到伤心处，不由得掩面啜泣。

白刚只好赔个不是，柔声道：“方姐姐！她并不是坏人，其中定有误会之处，咱们先把事情闹清楚再……”

方慧冷哼一声骂道：“我没把事闹糊涂了，天龙帮里还会有好人，我看你非要等到丢命送终，才肯信我……”

田红冷笑一声道：“你恬不知耻，人家为什么要信你？”

白刚见她两人又斗起口来，生怕不可收拾，忙道：“二位请勿争吵，说起二位对白刚俱是关切倍至，情深义重，尤其田妹妹的兄长对我更是恩同再造，龟山上的误会，想是另有原因，我们先听田妹妹解释！”

田红自问居心正大光明，并无不可告人的事，尤其此次

急急赶来龟山，根本就是为搭救白刚出险，但要她原原本本和盘托出，此时此地，实不相宜，何况情敌当前，措词稍为不当，一番心愿岂不付诸流水？因此竟怔在当场，作声不得。

至于方慧则因白刚把田红称为妹妹，自承对方的兄长对他有再造之恩，酸溜溜地暗想他两人早已有情，自己不过平白替他操心，以前既无海誓山盟，今后何必作茧自缚？但她自己又觉得太受委屈，不禁愤然叱道：“谁管你们这些鬼事？”也冲着田红厉喝一声：“贱丫头，你莫仗人家撑腰，就想在这里欺侮人，老实说，由得你两人联手，方慧拚掉一条命，也要把你打落两个门牙！”

白刚见方慧连自己也算了进去，情知她两人又要闹翻，急道：“慧姐姐千万不可说错了话……”

田红却因方慧把她和白刚拉在一堆，心头又甜、又羞、又恼，叱一声：“谁怕你了？”身随声到，一招“云龙探爪”疾抓方慧双峰。

方慧并非庸手，见田红十指抓来，急一仰上躯，一招“鸳侣双飞”两瓣莲尖疾踢向田红“中极穴”下。

田红的艳脸上被方慧这一招“鸳侣双飞”羞得通红，厉喝一声：“找死！”双臂向下一分，一招“探幽揽胜”即要抓开方慧双腿。

若果方慧真要被对方捞着双腿，那怕不登时露出妙处？但她在这危急的瞬间，双腿猛可一缩，全身立即倒射数尺，巧妙躲过出丑的一招。

白刚一见二女分开，急忙一个箭步挡在中间，面向田红央求道：“好妹妹！你就让慧姐一步吧！”

方慧听他居然叫起“好妹妹”，登时醋火大发，绕过一面，使尽全力劈出一掌。

田红被白刚挡住视线，不及预防，待掌风将到，慌忙发掌力挡，但已缓了一步。

白刚估料不到方慧竟会趁机推掌，再因说话分神，待发觉掌风有异，要想挥掌去挡，又恐像方才一样，使对方消受不了，一时不暇深思，横身拦将过去，将田红的身子完全淹没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方慧那股凌厉无俦的掌风，小半被田红接着，大半却打在白刚背上，但闻“嘭”一声巨响，一男一女顿时滚成一团，直翻出一丈开外。

方慧一见两人同时被掌力震滚，也颇感内疚，纵身上前待将白刚挽起。但白刚已由田红身上爬了起来，望着方慧苦笑一声，即急向田红连说两声：“请妹妹见谅！”并欲将她抱起。

田红一眼望见方慧在侧，以轻视的目光觑定自己，又见白刚张手要抱，更急得满脸通红，狠狠地骂一声：“滚开！你故意让她欺我，还要假惺惺！”一跃而起，对准方慧就是一掌。

方慧略一闪开，立即发掌还击，霎时间又打得难解难分。

白刚不便袒护任何一方，反而怔怔出神，想起二女都难得理喻，不知如何善了，她两人为何这般狠命相拚，若说为了自己，因何又不肯听劝解？忽然，他又联想到皇甫碧霞居然也无缘无故对他加以白眼，究竟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使她们这般不肯见谅？

蓦地，“嘭”一声响，眼前人影一晃，使白刚骤然惊醒过来，定睛一看，只见田红已被震退两丈开外，顿坐在地上，方慧也踉跄倒退数尺，旋即反扑上前。

白刚恐怕方慧再下毒手，急闪身拦阻，哀恳道：“慧姐！彼此无怨无仇，你就饶了她吧！”

方慧想不到白刚还是恁地偏袒，愤愤地说一声：“你好！”一拧身躯，飞奔而去。

白刚长叹一声，移步走近田红，只见她双眉紧锁，十指捧心，满脸痛苦之色，忙挨她身旁坐下，轻问一声：“红妹妹！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田红因为头一次被震得翻滚，背上的宝鞘垫得她琵琶骨疼痛，以致内力打个折扣，到了后来交手，便觉力不从心，才输给方慧一掌。这时白刚一问，更勾起她这一掌之恨，杏眼一瞪，嗔道：“谁要你问？滚开！”一面挣扎欲起，那知受伤已是不轻，才勉强支起半身，却又颓然倒下。

白刚急将她扶正坐起，柔声道：“你的伤势不轻，先别生气，聚神调息要紧……”他顿了一顿，似觉应该替她疗伤才对，又续问道：“要不要我助你行气通经？”

提起受伤的事，田红气忿难消，啐道：“你有这份好心，为何袖手旁观，不来解救？”

白刚已经低声下气，还要受她抢白，不免有几分气恼，但回想起来，自己也难免疏忽之过，只好解释道：“这是我的错，但决不是故意造成，请勿见怪，让我先……”

田红见他直承不讳，更加冒火，叱道：“你走！别再理我！”

白刚将她的宝剑轻轻替她纳回剑鞘，一面凑嘴在她耳边，

柔声道：“红妹妹！你也不能原谅我么？”

话说良久，并不见对方回答，这种无言的抗拒，确令他深深感到有苦无处申诉，长叹一声，缓缓站起，自叹一声：

“难道我真的做错了什么？她们都是这样恨我……”他向田红投下最后一眼，便自茫然举步。

但他还没走出多远，忽听身后“哇——”一声惨号，回头望去，只见田红躺直在地上。

白刚蓦地一惊，急一跃上前，见她侧脸贴地，双目紧闭，呕出一堆瘀血染黑盈尺的地面，气若游丝，四肢冰冷，知她是内伤外感交迫的结果，急抱起她娇躯，走往一避风的山岩，把她平放在地上，先封闭她的玄关，然后松解她的衣带，施展“金鸡啄粟”的治伤手法，啄中极，按丹田，啄丹田，按心坎，啄心坎，擦期门，啄期门，摩百会……周而复始，以气功替她导引真气。

当他施展到第二遍的时候，田红只觉他的手指有一种绵绵的热力，进入中极穴，并循任督两脉而上，周身舒畅已极，但又察觉他的手指遍触在自己的玉体。心里却是不胜娇羞，只好闭紧双目任他施为。

白刚把“金鸡啄粟”的手法施展了五遍，还不见田红醒转，不觉喃喃道：“奇经上说这种方法只用三遍，伤势便可痊愈，难道我记错手法了？”

田红听在耳里，不禁暗骂一声：“傻瓜！”粉脸上也微展笑容。

白刚忽见她桃腮孕笑，知她故意放刁，一时童心大发，假装不解，又沉吟道：“哦！敢情是妹妹鼻孔阻塞，以致难通三关，待我找根草来输输看。若能使她打个喷嚏，想必就

好了！”

田红察觉他说了之后，便替自己掩回胸衣，束回罗带，眼帘里有个影子一晃，敢情真要找草茎来输鼻孔，那还肯让他捉弄？挺身坐起，白了他一眼，噘着樱唇，啐道：“还没给你欺侮够，又想来捉弄人！”

白刚嘻嘻笑道：“好妹妹！我倒真被你们捉弄够了，这番可饶了我吧！”

听到“你们”两字，田红芳心又不免怏怏不乐，暗忖：“我为你出生入死，不惜和多少人反脸成仇，你倒把我和那贱婢同等看待。……”她一想及方慧，又不禁嗔道：“捉弄你白相公的人，怕不早就走了罢！像我这种出身微贱的人，还能和人家相公戏耍哪！”一偏螭首，摆出一付寒脸。

想不到一句不经意的话，又会把这姑娘激恼，白刚急得打拱作揖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别要折磨我了！我到底错在哪里，请你说个明白总是可以吧？千祈万祷，求你不要赌气，要是我真个不是，也求妹妹给我两掌！”

田红见他急得喃喃央求，活像祈神念佛，再听过最后一句，终忍不住“噗”一声笑了起来，啐道：“谁要打你那牛骨头了？”

白刚好容易求得她回嗔作喜，心下颇安，搭讪道：“昨晚在客栈里的纸条，可是妹妹特来示警的么？”

田红笑了一笑，反问道：“你信不信我是天龙帮的人？”

白刚想了一想，答道：“天龙帮多是为非作歹之徒，怎容得下妹妹这样仁心侠胆的人物？不过，你纵是天龙帮的人，白刚同样知恩图报，像令兄弟那样一位光明磊落的少年英杰，纵使天龙帮坏到极点，也无损于他毫末！”

田红脸色瞬息数变，突然问道：“刚哥哥！你认识田青么？”

白刚诧道：“令兄冒险犯难，舍命救我，并将我跌落的白梅灵果送还，对我可说是恩重如山，白刚梦寝未敢相忘，怎会不认识？”

田红笑道：“请借儒冠一用！”

白刚虽觉得几分奇怪，但仍将头巾摘下，送了过去。

田红极其熟练地将云鬓向上掠起，接过头巾往头上一戴，笑道：“你看这个是谁？”

白刚略一审视，不禁欢呼道：“原来你是田青！”惊喜之下，竟忘了对方是个女的，双臂一张，竟将对方搂入怀中。

田红粉脸微红，嗔道：“你还不快点放手哪！”

白刚猛可醒觉，急摊开双臂，讪讪地注视田红那艳绝尘寰的脸孔，不觉又嘻嘻笑着。

田红除下头巾，送往白刚手中，忽觉他目光灼灼，注视自己脸上，不觉羞得粉脸通红，低头恨道：“你尽瞧人家作什么？”

白刚轻叹一声道：“在下真不知如何才可报答大恩万一……”

但他忽然想起前事，接着又问道：“那么，七里溪夜斗玄修道人，以及柳家庄强迫认亲的事，想必都是妹妹一手导成的好戏了！”

田红“噗”一声笑道：“谁教你长得和我一模一样啊？”

白刚暗道：“你乔装我的打扮不说，还要说些赖皮话……”

但他并不愿争辩，笑了笑说：“柳家庄的事，我已知个大概，至于龙涎草的事，你可说得明白些？”

田红含情地觑了白刚一眼，幽幽地说了一声：“还不是为你？”

接着又道：“我摆脱天籁魔女纠缠之后，途中遇上皇甫碧霞，得悉你为了叔病，必须白梅灵果医治，当时我断定令叔的病定是无名热毒，听说三十年前也有这种热病，后来是以龙涎草拌寻常的梅子便可治好，因此，我认为不必浪费那枚稀世珍品，立即施展千里户庭的功夫，往昆仑山窃得龙涎草，好省下白梅果给你服食，那知回到十方镇找到萧楚君，才知令叔已死，你又回旗峰谷研习武功，我再往旗峰谷找你不着，便往各处走走，巧遇玄修老道咄咄逼人，我索性不把龙涎草还他，才结下那段冤怨。”

十

听她说完这一番话，白刚又是感激万分，觉得这一位“妹妹”对他的关心，敢情还要胜过楚君几分，但这时着急问道：“你可知道楚君妹妹现在哪里？”

田红见他把“楚君妹妹”四个字叫得十分亲密，心头上不禁泛起一股酸味，暗自叹息一声，续道：“我在来龟山途中遇上孔亮劫持萧姑娘，正想设法解救，忽然来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怪人拦住了孔亮，另一人夺去萧姑娘，并叫孔亮往老爷岭找净空圣尼要人，那两人身法快到无复有加……”

话未说毕，忽有个沙哑的声音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！这倒增加老夫一番见闻了！”

田红陡然一惊，一站起身，立即疾奔而去。

白刚料不到田红会忽然逃走，急叫一声：“田妹妹！你等一等……”

也要起身追赶，忽由山岩后面转出一位老者冷笑道：“尊驾难道还对老夫的话有怀疑么？”

白刚见来人正是玄机秀士，也微微一怔，旋即正色道：“你说萧星虎之女是被碧眼鬼劫走，怎地田姑娘又说是被净空圣尼带走？”

“田姑娘？”玄机秀士仿佛不大明白，旋而“哦——”

一声道：“是了！方才田姑娘所说，老夫恰巧路过这里听到，碧眼鬼和净空老尼既同住在老爷岭，当然可以联手打劫，难怪孽徒不敌，轻易把人丢了！”说罢又叹息几声，似乎不胜感慨。

白刚听他这般分说，也觉大有道理，挥一挥手，便即一长身形朝田红所去的方向疾追，顷刻间已追出五六十里，仍然看不见玉人情影。

这时，白刚不禁茫然若失，想起田红藏头露尾的行径，不免疑云重重，以方慧所告，和一见孔亮就惊慌逃避的情形来看，她应该是天龙帮的人，再由她武功比各堂堂主还要高几分，则地位应在堂主之上，为何见了孔亮还急急逃走？

他再回忆田红所说的话，即猜到皇甫碧霞的怨怼，可能也是这位顽皮姑娘引起，又觉好笑，但也带几分好气。

白刚正在痴立凝思，忽听一声马嘶，抬头一看，遥见何通骑着那匹黑毛白线马如飞而来，不禁大喜过望，高呼一声：“何通！”立即拔步奔去。

何通一见白刚的身影，也猛然一收缰绳，那匹宝驹登时厉嘶一声，人立起来，几乎把他摔下鞍去。

白刚恰好赶到，一手把他揪住，笑道：“你怎地如此匆忙？”

何通想了一想，猛可一把抓住白刚臂膀，嚷道：“那狐狸精果然没有骗我！”

白刚听他没头没脑的一句，不觉怔了一怔，急问道：“九尾狐怎地没骗你？”

何通只顾自己说话，又笑道：“那狐狸精为了咱们的事，竟和七星蟒闹翻了，你可知道？”